

· 之三 ·

任溶溶译

安徒生 童话全集

ANTUSHENGTONGHUAQUANJI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之三 •

安徒生
童话全集

任溶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徒生童话全集 (3)

任溶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化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插页5 字数230,000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ISBN 7-5327-1822-0 / I · 1097

定价: 13.90元

目 录

沼泽王的女儿.....	1
赛跑者	49
钟渊	53
恶毒的王子	58
风讲的故事	62
践踏面包的姑娘	75
守塔人奥勒	86
安妮·莉丝贝特	94
孩子话.....	107
一串珍珠.....	110
笔和墨水壶.....	118
墓里的孩子.....	121
两只公鸡.....	127
外形美和内心美.....	131
来自沙岗的故事.....	141
演木偶戏的人.....	182
两兄弟.....	188
教堂的老钟.....	191
坐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198

蛻螂.....	205
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	215
雪人.....	223
在养鸭场里.....	231
新世纪的女神.....	239
冰姑娘.....	247
蝴蝶.....	305
普赛克.....	309
蜗牛和玫瑰树.....	325
鬼火在城里了,是沼泽女人说的	329
风车房.....	345
一个银币.....	349
博格勒姆主教和他的武士.....	356
在儿童室里.....	365
金宝贝.....	371
风暴摇撼招牌.....	381
茶壶.....	387
民歌之鸟.....	390
绿色小东西.....	394
小妖精和太太.....	397

沼泽王的女儿

鹳鸟给他们的孩子讲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关于沼泽地和芦苇岸的，很适合那些孩子的年龄和理解能力。孩子中最小的只要听到点“叽叽，喳喳”，或者诸如此类毫无意思的东西，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而且觉得棒极了；但是大点的不同，它们要听点有深意的，或者至少和他们自己的家族有关。

这些鹳鸟讲过两个最长、最古老的故事，但是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讲的是摩西^①，他被他的母亲无遮无盖地放在尼罗河岸边，给国王的女儿发现了，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了一个伟人；至于他死后葬在哪里，至今没有人知道。

这个故事人人知道，但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很可能因为它完全是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几千年来鹳鸟们口口相传，一只比一只讲得好，而现在我们要把它讲得

① 摩西是《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比所有过去讲的都好。

讲这故事的第一对鸛鸟夫妇活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他们夏天住在靠近文叙塞尔沼泽地的那座北欧海盗^①城堡的屋椽上；就是说，如果说得更准确点，在日德兰半岛北部夏根峰附近高高的大沼泽荒野那里。这片荒野如今仍然是无边无际的沼泽荒野，关于它，我们可以在《官定地方志》中读到。据说这地方古时候是一个湖，后来湖底升高了，现在这片沼泽地向四面八方延伸许多英里，四周被潮湿的草原和水面波动的软泥沼泽包围着，沼泽地盖着草，上面长出乌饭树丛和矮小的树。这一地区几乎总是笼罩着迷雾，七十年前这里还有狼大批出没。称它为沼泽荒野真是名副其实。这样无边无际的一大片荒凉的沼泽和湖，很容易就能想像到，一千年前它该是多么凄凉沉闷。那时候存在的东西有许多如今还能看到。芦苇长得还是那么高，有同样的紫棕色长叶子和羽毛状花。这里依然站立着树皮白、细巧的叶子轻轻下垂的桦树。至于这里常见的生物，苍蝇仍旧穿着同样式样的纱衣，鸛鸟喜欢的颜色仍旧是白色，外加长袜子的黑色和红色。自然，那时候的人穿的衣服和今天的人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人，不管是猎人还是侍从，主人还是仆人，胆敢走过这水面波动的沼泽地，那么今天遇到的命运和一千年前遇到的丝毫不会两样。在这里走过的人会沉下去，沉到人们所说的沼泽王那里去，他统治着下面广大的沼泽

① 北欧海盗在 8—11 世纪时常劫掠欧洲西北海岸。

王国。人们也称他为“泥地王”，不过我们更喜欢“沼泽王”这个称呼，我们就照鸛鸟们的叫法，称呼他这个名称吧。关于沼泽王的统治知道得不多，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靠近这片沼泽地，离开北海和卡特加特海峡的日德兰北部大峡湾不远，就是那座北欧海盗的城堡，它有不漏水的地下室，有尖塔，有向前突出来的三层楼。鸛鸟就把窠筑在屋脊上，鸛鸟妈妈在那里孵蛋，有把握一定能孵出什么来。

有一天傍晚，鸛鸟爸爸在外面待得很晚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好像又很忙乱，有什么要紧事情似的。“我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要告诉你，”他对鸛鸟妈妈说。

“你就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吧，”鸛鸟妈妈回答。“别忘了我在孵蛋；你的话会搅乱我的心，这样就对蛋有影响。”

“你必须马上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到这里来了。她竟然冒险走这条路，现在她不见了。”

“她是仙女的后代，对不对？”鸛鸟妈妈叫起来。“噢，快从头到尾告诉我；你知道我正在孵蛋，等着受不了。”

“好的，妈妈，你知道，”他回答说，“她相信了医生们的话，这话我也听你说过的，这儿长的沼泽花能治好她父亲的病；她穿着天鹅的羽衣，由两位天鹅公主陪着到北方来；这些天鹅公主每年到这边来一次好恢复她们的青春。她来了，可如今在哪里呢？”

“你讲得太罗嗦了，”鸛鸟妈妈说，“蛋会变冷的；这样提心吊胆我可受不了。”

“是这样，”他说，“我一直在瞭望着；今天傍晚我到芦苇

中间去，到我认为沼泽地能承受住我的地方，当我在那里的時候，三只天鹅飞来了。它们飞的样子似乎对我说：‘现在仔细看着；其中有一只不是天鹅，只是披上了天鹅羽衣。’你知道，妈妈，你也有我这种相同的内心感觉；你马上就知道一样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不错，当然是这样，”她说，“不过快告诉我公主的事吧；你的天鹅羽衣我都听够了。”

“好，你知道沼泽地当中有个湖那样的地方，”鹤鸟爸爸说。“只要抬起一点身子你就能看到它的边。就在那里，在芦苇和绿岸旁边，横着一棵接骨木的树干；那三只天鹅就在那树干上拍着翅膀停下来，向四周看；其中一只脱下了它的羽衣，我马上就认出来，她是我们埃及老家的一位公主。她坐在那里，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只有她那头黑色的长发蔽体。我听到她叫其他两只天鹅看好她的羽衣，然后她下水去采她幻想在水中看到的那朵花。那两只天鹅点点头，叼起羽衣，羽衣就到了它们那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她极可能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她很快就得到答案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答案；因为两只天鹅飞起来，叼着那件羽衣飞走了。‘现在潜到水里去吧！’它们叫道。‘你永远不能披上天鹅羽毛飞走了，你永远不能看到埃及了；你将永远留在这个沼泽地。’它们说着把这件羽衣撕碎，羽毛像雪花乱飞，接着这两个奸诈的天鹅公主飞走了。”

“噢，那太可怕了，”鹤鸟妈妈说，“我觉得听不下去了，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接下来怎么样。”

“公主哭了，放声恸哭起来；她的泪水洒湿了那接骨木树干，那其实不是接骨木树干，而是生活在沼泽地并统治着它的沼泽王本人。我亲眼看到这树干翻了个个儿，于是不再是树干，像手臂的冷冰冰潮腻腻的长树枝伸出来。这时候可怜的孩子吓坏了，站起来就逃走。她急急忙忙要过黏糊糊的绿沼地，但是它承受不住任何重量，更不用说她的身体。她很快地沉下去，那接骨木树干立刻跟着她沉下去；事实上是他把她拉下去。烂泥沼上冒起黑色大水泡，接下来他们两个的踪迹就完全消失不见了。如今公主已经葬身在这荒凉沼泽地中，不再能带花回埃及去给她爸爸治病了。如果你见到这情景，妈妈，你的心都会碎的。”

“在现在这个时刻，你本不该告诉我，”她说，“蛋会受到影响的。不过我想公主很快会得救；会有人起来救她的。啊！如果那是你或者我，或者我们当中哪一只鸛鸟，那我们就完了。”

“我打算每天到那里去，”他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他就这样做。

过了很久，但最后他只看见一根绿梗子从很深的沼泽地里冒出来。当它达到沼泽地的水面时，一片叶子展开，越张越大，越张越大，紧靠着它长出了一个花苞。

有一天早晨，鸛鸟爸爸飞过那根梗子，看见太阳光的力量已经使花苞开放，在花萼里躺着一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小妞，看上去像刚洗完澡出来。这小姐太像那埃及公主了，鸛鸟起先一下子以为她一定是埃及公主本人；但想了一

下，他觉得这更可能是公主和沼泽王所生的女儿，这也说明她被放在一朵睡莲花萼里的缘故。“可是不能让她就这样躺在这里呀，”鹳鸟想，“我窠里孩子反正已经那么多。不过等一等，我想到好办法了；海盗的妻子没有孩子，常常想有一个。人们都说鹳鸟会送孩子；这一回我就老老实实做一次。我把孩子送给海盗妻子；那里将会多么高兴啊！”

鹳鸟于是把那小女孩从花萼中叼起来，飞到城堡，用嘴在蒙着膀胱皮的窗子上啄出一个洞，把这漂亮的孩子放到海盗妻子的怀里。接着他赶快飞回鹳鸟妈妈那里，把所见和所做的事告诉她；那些小鹳鸟把他说的话全一句一句听进去了，因为他们已经大到能听懂。“你看，”他说下去，“公主没有死，因为准是她把她的孩子送到那上面来的；现在我已经给她找到了一个家。”

“啊，我开头就说过会是这样的，”鹳鸟妈妈回答，“不过你现在稍微想想你自己的家吧。我们的旅行时节临近了，我有时候已经感到翅膀底下有点痒痒的。杜鹃和夜莺早已飞走，我听鹳鹑他们说，但等有顺风他们就飞走。我们的孩子要把全部飞行动作都练得好好的才对。”

海盗妻子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那漂亮孩子躺在她的怀里，真是乐不可支。她吻孩子，爱抚孩子，但是孩子哇哇大哭，手脚乱打乱踢，好像一点也不高兴。最后她哭着哭着就自己睡着了，她躺在那里那么安静，看着真是再美丽不过。海盗妻子高兴得只觉身心充满幸福感。她的心那么飘飘然，好像她那不在家的丈夫和他那些士兵一定会像这孩子一样

出其不意地突然归来。她和她的全家人因此忙着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她的夫君。五彩的长挂毯挂起来了，那上面她和她的女仆绣上了奥丁、托尔和弗丽嘉的神像。奴隶们擦亮作装饰用的盾牌；坐位上放上了坐垫；大厅当中的火炉里放进了干柴，以便随时可以把火生旺。海盗妻子亲自动手帮忙布置安排，因此到夜里她觉得非常疲倦，很快就睡熟了。等到她天亮时醒来，大吃一惊，发现孩子不见了。她从床上跳下来，点亮松枝满房间找，最后看到在床尾躺着——不是那孩子，而是一只丑八怪大青蛙。她一见就恶心，抓起一根大棍子要把青蛙打死；但是青蛙用一种奇怪的、悲哀的眼光看着她，她怎么也打不下去。她在房间里又到处找了一遍；随后她听到青蛙很轻很难过地呱呱叫了一声，吓了一大跳。她从床上跳下地，赶快去打开窗子；就在这时候太阳出来了，把光线照进窗子，照到那只大青蛙蹲着的床上。猛一下子，青蛙的大嘴好像收缩了，变小了，变红了。四肢动来动去，伸长，直到变成很好看的形状。看哪，躺在她面前的是个漂亮的孩子，那只丑八怪青蛙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她叫道。“是我做了个恶梦吗？躺在那里的不就是我自己的可爱小天使？”于是她亲吻她，爱抚她，但是这孩子又挣扎又乱打乱踢，像只小野猫似的。

那天海盗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不过他是在归途中；风对鸛鸟来说是顺的，对他来说却是逆的；因为它向南方吹。对一个人有利的风，对另一个人常常是不利的。

过了两三天海盗妻子才弄清楚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她

是在强有力的魔法师控制之下。白天她外表漂亮可爱有如光明天使，但是脾气又坏又蛮；而在夜里，她的形状是一只丑八怪青蛙，却又宁静又悲哀，眼中充满忧伤。她有两重性格，随着阳光的出没而轮番出现。因此白天这孩子有她母亲的真正形状却又有她父亲的凶暴性情；夜里正好相反，她的外形是父亲一方的，而内心则是母亲一方的。谁能解除那魔法师对她所施的邪恶魔法呢？海盗妻子为此一直痛苦和难过。她的心扑在这小东西身上，但是她没有办法向她的丈夫解释清楚这小东西的处境。他很快就要回来了；如果她把这事告诉他，他很可能会按当时的习惯把这可怜孩子放在公路上，谁要就把她抱去。海盗这位善良妻子不能让他这样做，因此决定除了白天，不能让海盗看见这个孩子。

有一天早晨，屋顶上空响起了鸛鸟翅膀的窸窣窸窣声。夜里有一百对以上的鸛鸟曾在屋顶上休息，恢复他们长途旅行后的体力；现在他们飞向上空，准备向南方飞去。

“所有做丈夫的都到了，准备好了！”他们叫道。“妻子们和孩子们也好了！”

“我们多么轻快啊！”小鸛鸟们同声叫道。“我们浑身直到脚趾好像都在爬着什么乐滋滋的东西，就如同身体里装满了活青蛙。啊，到外国去多么叫人高兴啊！”

“你们和我们一起排好队，”爸爸妈妈叫道。“不要多嘴；那会伤肺的。”接着鸛鸟们飞走了。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荒野上响起了武士们的喇叭声。那海盗带着他的人上岸了。他们满载从高卢海岸掠夺来的东



西回家，高卢人，还有不列颠人经常惊恐地叫道：“请从那些野蛮的北方佬手中解救我们吧。”

热闹气氛和快乐喧声随着回来的人进入沼泽地的海盗城堡。一大桶蜂蜜酒搬进大厅，一堆堆柴火在熊熊燃烧，许多牛被宰了烤好端上来，让大家饱吃一顿。献祭的祭司在虔诚的堂区居民身上洒上热的血；火毕毕剥剥响，火烟在屋顶下盘绕；火灰从梁上落到人们身上；但是他们习惯了所有这些。客人被邀请来，得到贵重的礼物。所有的坏事和不忠实的事全被忘却。他们痛饮，相互把啃剩的骨头往对方的脸上扔，这被看作表示他们间的好感。吟游诗人，他既是乐师又是战士，曾随同海盗远征，知道该唱什么，这时给大家唱他最好的歌，大家从中听到他们所有的战绩受到颂扬，每一次辉煌行动总带来恐怖。每一节歌都用这叠句收尾：

黄金和财富都将消逝，
朋友和敌人同样会死；
世上没有人能活得永久，
唯有英名永垂不朽。

唱这叠句时大家拼命地敲他们的盾牌，用刀和骨头拍他们的桌子。

海盗的妻子坐在大厅里一把高起来的十字椅上。她穿着绸衣，戴着金镯子和琥珀大珠子项链。她一身华贵的打扮，吟游诗人在他的歌中称道她，说她给她的丈夫带来了丰

富的黄金财宝。她的丈夫白天已经看到那漂亮异常的孩子，对她的美丽欢喜不已；连她的野蛮动作都使他高兴。他说这小姑娘会长成一个女英雄，有男人那种坚强意志和决断力。即使一只熟练的手开玩笑地要用利剑削掉她的眼眉，她连眼睛也不会眨一眨。

那满满一桶蜂蜜酒很快就喝光，又是一大桶搬进来，因为这些都是爱大吃大喝的人。有句大家知道的老古话说：“牛群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牧场，但是傻瓜不知道自己的肚量。”不错，这句老古话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人们尽管知道什么事是对的，仍然总是做不对的事。他们也知道：“即使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在别人家里坐久了也会使人讨厌。”但是他们就是坐着不走，因为肉和蜂蜜酒是好东西。就这样，他们在海盗家待着，尽情享受；到了夜里，奴隶们睡在火灰里，把手指蘸到油脂里，舔它们。噢，这真是个快乐的时刻！

这一年海盗再次出发，尽管秋天的风暴已经开始咆哮。他带着他那些武士到不列颠海岸去；他说这只不过是一次过海的快乐远征，因此他妻子可以和小女孩一起留在家里。不久就很清楚，这位养母开始爱那有双温柔眼睛和深深叹气的可怜青蛙，甚至胜过爱那对周围的东西又打又踢的小美人。

摧毁林中树叶的沉重潮湿的秋雾已经笼罩着森林和荒野。被称为从鸟身上拔下来的羽毛的雪已经在纷纷扬扬地飞舞，冬天来了。麻雀占了鸛鸟的窠，用它们的方式谈论离了窠的主人；他们，那对鸛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在什

么地方呢？鹳鸟们可能在埃及，那里阳光照耀得和这里盛夏时一样明亮和温暖。全国盛开着罗望子花和金合欢花，清真寺圆顶上穆罕默德的新月闪闪发光，许多鹳鸟经过长途旅行后，正在细长的小尖塔上休息。一群群的鹳鸟筑了窠——这些窠在庄严的圆柱间相互离得很近，在废城的庙中拱门上挤在一起。枣树和棕榈树高高耸立，像给它们当帘子或者阳伞。一座座灰色的金字塔在晴空和远处的沙漠中看上去像碎影。沙漠上鸵鸟绕着圈子飞跑，狮子用他神秘的眼睛看着半埋在沙中的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尼罗河水已经退了，整个河床满是青蛙，对于鹳鸟家族来说，它们是最值得看的东西。小鹳鸟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丽。

“这里总是这个样子，在我们这温暖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鹳鸟妈妈说；这种想法使小家伙们几乎欣喜若狂。

“还有什么可看的吗？”他们问。“我们还要继续飞到内地去吗？”

“再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鹳鸟妈妈回答说。“过了这可爱的地区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那里树枝相互交织，路上满地是有刺的爬藤植物，只有大象能用他的大脚给自己开路。对我们来说蛇太大，蜥蜴太灵活，捉不到。再过去就是沙漠；如果到那里，最小的微风一吹，你的眼睛里很快都是沙子，万一刮大风，你极可能被卷到沙柱当中。对于你们，这里是最好的地方，有青蛙又有蝗虫；我要留在这里，